

# 童年回憶

● 張 儒 和 (退役陸軍中將·前聯勤副總司令)

## 祖父是北洋政府要員

中華民國初年的國旗是紅黃藍白黑五色旗，代表五族共和。我的童年是在五色旗下過的，經過的已成歷史，五色雜陳，我的童年可說是彩色繽紛的走過從前。

民國七年臘月初七日午夜，北京慈慧殿胡同一家民宅內，我來到人間。在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裡，是一件大喜事。那時母親剛滿十九歲，父親還是正志中學的學生，祖父張伯英是北洋政府段祺瑞任執政時的代秘書長，是官高一品的要員。與安福系大將徐樹錚同鄉、同學又同事。最要好的朋友，我滿月時，祖父抱著我跟創辦正志中學的徐樹錚將軍說：「你的學生都抱兒子啦！」徐說：「十幾年後也將是我的門生嘍！」祖父能詩能文，擅長書法是名書法家，有學問，看不起官場上一些無聊無行的文人和官吏，他本可以大富大貴，作個部長總長決無問題，眼見北洋政府天天搞鬥爭，戰亂紛爭，擾攘不安，全無救國救民，勵精圖治的作為，因此他

除訓練兒孫力求上進為復興國家民族效命，他本人厭倦仕途，日以讀書吟詩寫字，從事社會教化工作，謝絕官場的一些無聊應酬。

母親說，祖父在我出生前一天收購到一

付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（字叔平）寫的硃

紅對聯，是送給祖父的漢儒老親家的賀聯，

祖父在聯旁加註「聯至翌日孫男生，命之曰

儒，期其克紹詩書也」。曾祖父母都在北京

，對我這長曾孫的「降」臨，太高興了，曾

祖父還作有詩，可惜失傳，這是我出生時的

背景。

在五色旗下的中國多災多難，我初記事

就是傷心事。四歲時回原籍徐州安葬曾祖母

，我身穿白布孝袍，手打著「幡兒」被人抱

著走在送殯行列前面，我哭成了個淚人兒，

還真像送殯的，其實我是哭著要回北京。家

鄉鬧土匪不敢久留，過兩天就坐火車離開了

。僅差兩天就趕上轟動中外的臨城劫車案（

十二年五月五日），算是躲過一劫。第二件

記得清楚的是到天津「逃反」，那年直奉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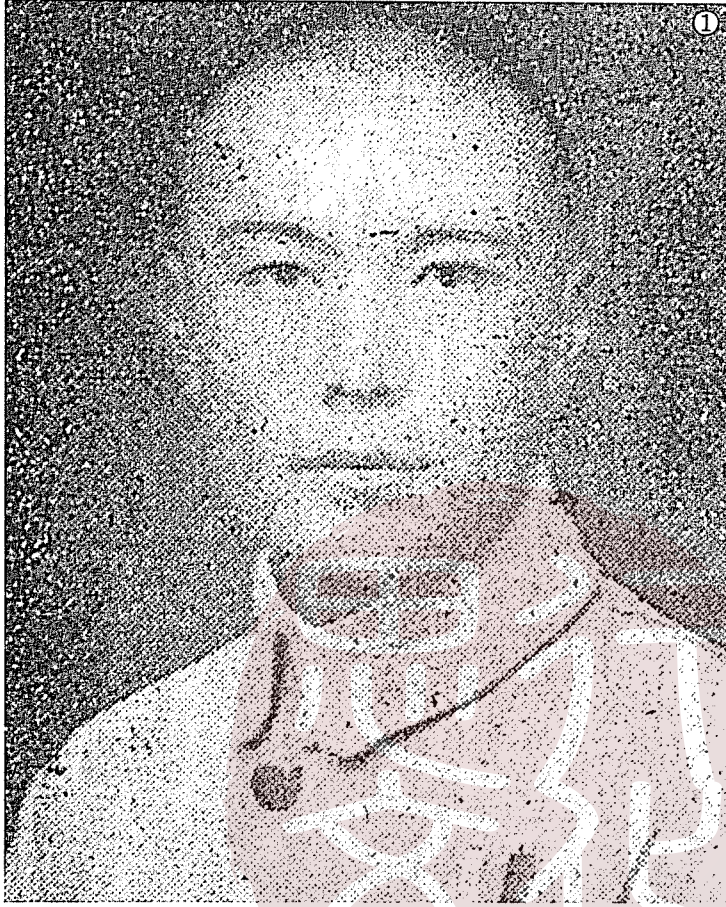
戰方酣，說要砲轟北京城，我家因有親戚在

天津租界，就送老弱婦孺去避難，火車擁擠不堪，沒有上回坐火車好玩。後來奉軍入城，街上過軍隊，家裡不准小孩出門，大門緊閉了好幾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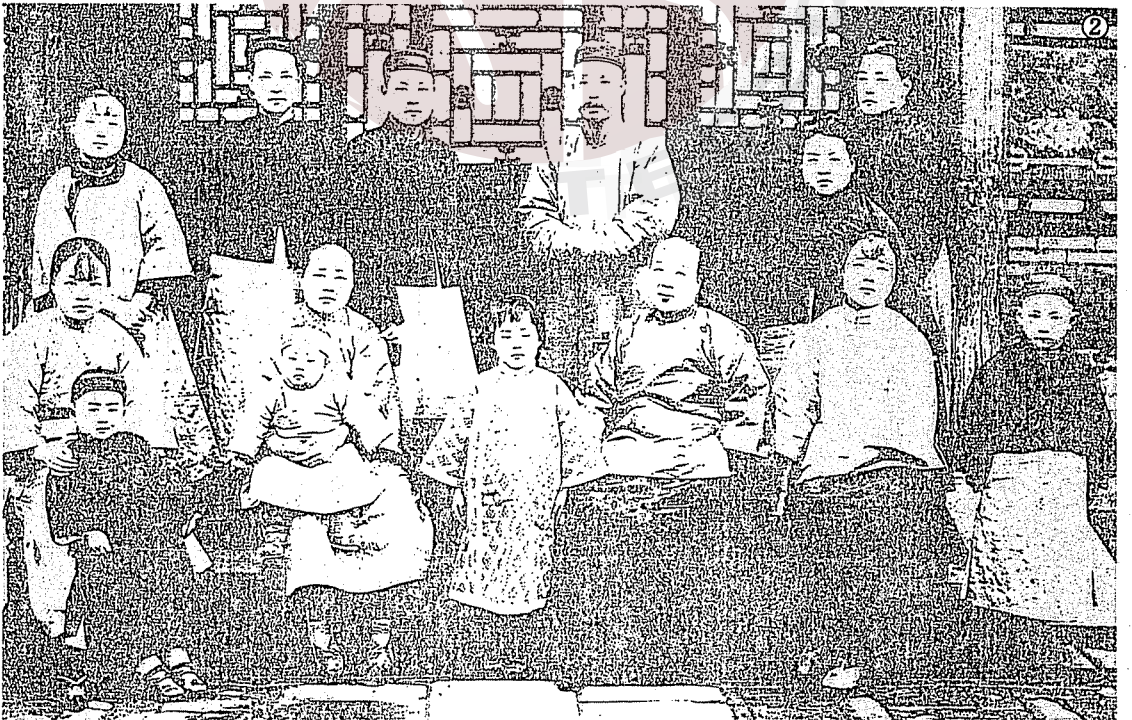
## 童年教育新學舊學

我的童年教育是新舊兼容，母親生了二弟之後，僱一劉媽帶我，她比母親大幾歲，京東人，疼我比母親還親，晝夜都跟她。五歲那年，父親從交通傳習所（交大前身）畢業派京張鐵路局工作，不常在家，就送我去英姑奶奶辦的培根幼稚園上學。劉媽帶著我坐人力車上下學，幼稚園初辦，人不多，我怕生，劉媽一直陪著，直到後來玩熟了，有了小朋友，唸過「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……」簡單字，唱歌遊戲，吃餅乾牛奶。結業典禮遊藝會，老師安排我上台表演，不料中間忘了辭下不了台，幾乎哭了，結果是被老師抱下台的，我永遠忘不了這樁「糗」事。

六歲搬家到東四牌樓十條胡同，和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對街。我上東四牌樓育英小學



① 作者張儒和早年的照片。  
② 作者張儒和（前排右立）幼年在北京東四十條胡同與家人合影，後排左四為作者祖父張伯英，後排左二為作者父親。



一年級，還是劉媽陪著上。育英是教會辦的，唱過聖詩「耶穌愛我真知……」。十四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，我們師生到中央公園靈前行三鞠躬禮致祭，知道「孫大總統革命救中國。」那年上學非常快樂，劉媽陪著走路到校也不遠。到了臘月，過年前劉媽丈夫牽驢接她回三河縣，臨走時依依不捨，我鬧著要跟她去，最後哭著看她騎驢走了，這一去再也沒回來，往後我時常想念劉媽。

後來父親讓我跟他坐包車順道上學，放學自己走回家。那年三月遇到驚天動地，革命史上的「三一八慘案」。那天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後遊行到執政府請願，我們小學生沒參加。但我放學回家跟著熱鬧，手裡還拿著小旗「打倒日本」。執政府開槍打死學生，在群眾混亂中，我奔回十條胡同躲進鄰家，才沒被踩死。後來家人把我找回來，母親說我大難不死這是頭一回。

自從「三一八」慘案發生後，局勢不靖，兵來兵去，上台下台，鐵獅子胡同口還見過吊著血淋淋人頭示眾威嚇民眾和學生，不准示威遊行。家裡不讓我上育英小學二年級了，請了一位家鄉來的「先生大爺」到家教我們三個小孩，教的和學校完全不同，死背四書。我八歲就唸詩經「關關雎鳩」。這位家庭教師「先生大爺」脾氣很大，讀古書記不得背不出文句來就打，我個子最大，挨的打最多，連「出恭」（俗話就是大便二字）都受限制。「嚴師出高徒」我是領教夠了，

直到九歲才受完嚴教的「徒」刑。總之我童年的教育，新學舊學都受過了，各有利弊，還是新式教育比舊式的教育要好得多。

### 玄妙的棒頭出才子

隨著時局變化，搬了兩次家，祖父遠離政治圈，父親到關外另謀出路。母親帶我弟兄四人回娘家，津浦路剛恢復通車，路上遇險，我同二弟幾乎失散了。到了徐州患傷寒大病一場，病好由小學五年級降到四年級勉強上了學。北伐成功，我們跟著唱「打倒列強除軍閥」，還表演「麻雀與小孩」等節目。民國十八年冬天，父親突然來接我們上東北，那時他在洮昂鐵路局做事，接著赴任。輾轉幾路火車到了天寒地凍的洮南，轉入扶輪十小四年級。「地靈人傑」頭一次月考第三名，以後和女同學韓行懿互爭第一。四年級過去，父親找人給我補習，跳班考上洮南最高學府縣立師中。春季始業，我方十二是全班最小的學生，讀書成績最受到同學們的欽慕，老師的獎勵，回想起來，應該感謝早年的教師「先生大爺」嚴教的結果，也就是一般人說的玄妙的「棒頭出才子」。

### 投筆從戎無怨無悔

父親自幼喪母，雖有才氣但乏管教，讀書住校離家久，結婚早，在交通界工作，收入多，少年得志。在北京當時環境，應酬玩樂花樣多。母親在大家庭中上有公婆，下有

幼兒，顧不了父親，父親樂得逍遙。

劉媽走後，父親帶我到城南遊藝園，看戲聽大鼓書，吃西餐下館子。還帶著我到有名的八大胡同，與朋友們一起「打茶圍」，看那些漂亮姑娘陪坐說笑吃唱。父親的「相好」喜歡我，要我叫媽，我才不願意呢！我祇想劉媽。

後來父親把「相好」接出金屋藏嬌，也帶我去過。我回家打小報告，但母親無可奈何，勸說不成，不斷爭吵。我同情母親，不再同父親出去。

父親在外盡情享樂，過年過節債主上門討債，母親瞞著祖父母親賣首飾替父親還債。祖父後來知道此事責問父親，才知已遭路局解聘。父親失業就失蹤了，聽說跟同學投效奉軍萬福麟部，接著就出關修鐵路去了，直到十八年接我們去東北。這一段長輩的事不該抖出來，但童年是天真的，記著喜與悲，愛與愁。

父親一生豁達，不諱往事。童年遭遇並未使我步父親後塵，反而領悟到婚姻美滿，家庭和諧的重要。

在東北三年是我的金色童年，有親情，有友愛，有長進，有希望，可惜好景不長，「九一八事變」，日本帝國主義攫取了東北錦繡大地，逼迫我唱出了「流亡三部曲」，逃進關內，投筆從戎，作了大半輩子的職業軍人，最後擔任聯勤副總司令，從事兵工建設，直到退休，一生奉獻國家，無怨無悔。